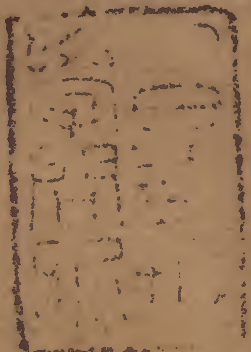


三國志

蜀十二三



			五〇	漢
	一〇	四二	〇九	書
三〇	二二	二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二〇	五〇		漢
〇函	〇二		書
八〇	〇九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29
冊數	30 (20)
函號	280 19

二十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

傳第卅庫

蜀書

國志四十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

安劉璋辟為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

嘗稱齷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

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別駕五梁為

功曹微為主簿微固辭輦而致之既至亮引

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

書曰朕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

覲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



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
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
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
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
以隆季興之功著勲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
相為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
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荅曰曹丕篡弒自
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
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
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

丕多務且以閉境勸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
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
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
何為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諫議
大夫以從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為南安人
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
中郎將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
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
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

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即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為師友從事續漢書曰建安七年越雋有男子化為女人時羣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鶉尾荆州分野羣以為荆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荆州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郡以為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軍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

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裕字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羣言於是舉羣茂才裕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

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為璋從事侍坐其人
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
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達涿居乎
裕即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涿令
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
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
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
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
其罪先主荅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棄
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曉

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
地也羣卒子巨頗傳其術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
精究安術劉璋時辟為從事先主定益州領
牧以瓊為議曹從事後主踐祚拜諫議大夫
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為人靜默少言闔
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
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
譙周常問其意瓊荅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
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

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
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
何也瓊荅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
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
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來
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
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
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緣
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
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

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
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
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為帝後
皆免為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
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
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子後
宦人黃皓弄權於內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
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
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
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

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為驗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潜字公興不知其所以益土潜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強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潜並為博士與

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

議慈潜更相克伐謗讟忿争形於聲色書籍

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捷以相震據據虛其

矜已如彼乃至於此先主愍其若斯羣僚大

會使倡家假為二子之容傲其訟閱之狀酒

酣樂作以為嬉笑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

相屈用感切之潜先沒慈後主世稍遷至大

長秋卒孫盛曰蜀少人士故慈潜等並見載述子勛傳其業復

為博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

續漢書云郁中常侍孟賁之弟靈帝末為講部吏獻帝遷都

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

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

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

光常饒饒謹昨表反昨音狙格反先主定

益州拜為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主踐

阼為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

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眾中責大將軍費禕

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表弊

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

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縣之急

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

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

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

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跋踏而

已光之指摘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

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為代所

嫌太常廣漢鐔承華陽國志曰承字光祿勳

河東裴雋等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上列處

光之右蓋以此也先傳暢裴氏家記曰雋字奉

夫為蜀中長史雋送之時年十餘歲遂遭漢末大亂不復得還既長知名為蜀所推重也子越字令緒為蜀督軍後進文士秘書郎郤蜀破遷還洛陽拜議郎

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為且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

射利病為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諸君讀書寧當傲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後光坐事免官年九十餘卒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

為漢司空

華嶠後漢書曰豔好學下士開館

空

漢末太亂敏隨姊夫奔荊州姊夫黃琬是

劉璋祖母之姪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

入蜀常為璋賓客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
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主定益州署
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為家令後主踐阼
為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
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
對上官顯言新軍來敏
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如
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
以為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舍容
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為太子之際故遂舍容
不悅而忍拒也後主即位吾暗於知人遂
復擢為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
疏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亮卒後還
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成都為大長秋又免後累遷為光祿大夫復

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
常也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慎論議干時然猶
愈於敏俱以其者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荆
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而復起
後以敏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
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
風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
善之以為參軍
尹默字思潜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
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

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默為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為博士

宋仲子後在魏魏略曰其子與魏諷謀反伏誅魏太子答王朗書曰昔石厚與州吁游父碯知其與亂韓子睦曰蘇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游必有方居必就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識之明老雅此禍今雖欲願行或親之誅立純臣之節尚可得邪

李謨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謨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為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謨為庶子遷為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好戲啗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准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

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
術字中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者
舊傳及志位歷三郡太守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嶷字榮始
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
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
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
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
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
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

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

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

蜀記曰周初見亮

尚不能忍况左右乎亮率於敵庭周在家聞

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

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為典學從事總州

之學者後主立太子以周為僕轉家令時後

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王莽

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

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

德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

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
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
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冤獄節
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嘆聲布四海於
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
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
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
于輿疾齋棺緘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
弱為彊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
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

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
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
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
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
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
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
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
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
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
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

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
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天輓大重者其用力苦
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
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
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
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
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
後宮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下為子孫節
儉之教徒為中散大夫猶侍太子于時軍旅
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

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
而肇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為仇敵因餘之
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
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
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
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
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衆
以弱斃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彊漢弱
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
為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

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覬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

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竒變從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後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

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景耀
六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由長驅而前而
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
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後主
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為蜀之與吳本
為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斗
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為自古已來
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
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
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為

小稱臣孰與為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
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以
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
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或難周曰
今艾以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
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之受之後不得不禮
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
詣京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後
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北兵
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為不安何者南

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偪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為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偪於邯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不肯損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

其亡叛可必也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於今四也願陛下早為之圖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為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况禍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

蒙賴周之謀也

命何恥之深乎夫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
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義可謂苟存存豈大居正之
於其父俛首而事讎之義可謂苟存存豈大居正之
道哉孫盛曰春秋之義可謂苟存存豈大居正之
死位况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周謂萬乘之
君倫生苟免亡禮希利要真微榮感矣自以
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祭
紂之酷戰雖屢北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祭
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
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
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激湍非步卒所
涉若悉收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
國如赴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天師承
命來寨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
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
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
所以摧騎劫也何為匆匆遽自囚虜下堅壁

於敵人已耳安能復為之壯哉斯言可以立
濟則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荆越之敗或國覆主
滅或魚縣鳥竄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
曰天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
之言何邦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禪既闔
主周實駑臣方之申包田時晉文王為魏相
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
周周發至漢中困疾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
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
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
月酉者謂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
華陽

日文立字廣休少治毛詩三禮兼通羣書刺
史費禕命為從事入為尚書郎復辟禕大將

軍東曹掾稍遷尚書蜀并于魏梁州建首為
別駕從事舉秀才晉泰始二年拜濟陰太守
遷太子中庶子立上言故蜀大官反盡忠死
事者子孫雖仕郡國或有不才同之齊民為
劇又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各
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事
皆施行轉散騎常侍獻可替不多所補納稍
遷衛尉中朝服其賢雅為時名卿咸寧末卒
立章奏詩賦論
頌凡數十篇
晉室踐阼累下詔所在發遣
周周遂與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
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
不聽許五年予嘗為本郡中正清定事訖求
休還家往與周別周語予曰昔孔子七十二
劉向揚雄七十一而沒令吾年過七十庶慕

孔子遺風可與劉揚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
長逝不復相見矣疑周以術知之假此而言
也六年秋為散騎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
秋載詔曰朕甚悼之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十五萬周子熙上言周臨終屬熙曰久抱疾
未曾朝見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
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輕棺殯歛已畢上
還所賜詔曰還
衣服給棺直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
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益部耆舊傳曰益州
刺史董榮圖畫周像
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之曰抑抑譙侯好古
述儒寶道懷真鑒世盈虛雅名美迹終始是
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譽攀諸前哲
丹青是圖嗟爾來葉鑒茲顯模周三子熙
賢同少子同頗好周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

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不就周長子熙

熙子秀字元彥晉陽秋曰秀性清靜不交於

弟及諸親理不與相見州郡辟命及李雄盜

蜀安車征秀又雄叔父讓讓子壽辟命皆不

應常冠鹿皮躬耕山藪求和三年安西將軍

桓溫平蜀表薦秀曰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

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

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迹以惇在

三之節是以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

篤俗訓民靜流神州立墟三方坳裂免置絕

常通時有屯蹇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

響於中林白駒無事西土鯨鯢既縣思宣大

心緒臣昔奉役有也陞下聖德嗣興方恢

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遠撫武羅於昇浞之墟

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燥真

固抱德肥遁揚清渭波于時皇極溝道消之

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

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仍偏身寄虎吻

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社門絕

跡不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

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

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夫

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

務方今六合未康豺狼當路遺黎偷薄義聲

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遁之弊若

秀蒙清帛之徵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囂俗幽

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及蕭敬叛亂避難宕渠

川中鄉人宗族馮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眾

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有老弱

當先營救吾氣力自足堪此不以垂

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於家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

為益州刺史為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

父揖因留蜀揖為大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

降魏為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母嫁
單榮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
文入為祕書吏轉為令史遷郎至今性澹於
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傳張蔡
之傳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
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宦人黃
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
權正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是以官
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先儒假文見
意號曰釋譏其文繼於崔駰達旨其辭曰或

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並名與功
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
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
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
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頤索微觀天運之符
表考人事之盛衰辯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
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
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
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
乂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

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
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闕
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
茲奧秘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
無出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考則二十七究古今之真
偽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
彼官責慰此素餐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膏
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
焉也盍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
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撫播秋

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歟余聞而
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
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豔管窺筐舉守厥所見
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將信萬事之精練也或
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
應之曰虞帝以面從為戒孔聖以悅己為尤
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為吾子論而釋之昔
在為荒矇昧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暨
夏商前典攸書姬表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
虐吞爵八區於是從橫雲起狙詐如星竒邪

蠢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讎偽或挾邪以午
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宗邪
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執法窮而
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辯立
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
寵章鑠鑠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反淫邪荒
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
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吊其
躬鬼芟其頤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榮潤
夕為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

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
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哉蓋易著行止
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
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
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
化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真上垂詢納之
弘下有匡救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
之迹粲乎疊疊尚此忠益然而道有隆窳物
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於素秋
玄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

耀靈陳冲質不永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
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歛披其
胷狙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
鄰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
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禘祭幾皇道
以輔真雖跲者未一偽者未分聖人垂戒蓋
均無貧故君臣協義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
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
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
鷹揚鷲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略含薛

氏之三計數張陳之秘策故力征以動世援
華英而不違豈暇脩枯籜於榛穢哉然吾不
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
廣深歎嵩嶽之高跲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
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以替否故曠
冒瞽說時有攸獻譬適人之有采於市閭游
童之吟詠乎彊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
若其合也則以闇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
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
性樂天夫何恨請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

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
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
以失得不充詘失不慘悽不樂前以顧軒不
就後必慮輕不微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紂
何責之釋何殮之邇何方之排何責之八九
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
羣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
禽逝不為之豈浮魴臻不為之殷且陽靈幽
於唐葉陰精應於商時陽盱請而洪水息桑
林禱而甘澤滋淮南子曰禹為水以身請於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

桑林之際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也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克夏桀而天下大旱三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罪無及萬上帝毀傷民之命湯於是剪其髮櫛其爪自以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至
行止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
委命恭已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
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
憲先軌而投制肆叔勝之優游羨踈氏之遐
逝收止足以言歸况皓然以容裔欣環堵以
恬娛免咎悔於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
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

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沈思於殊形秦淮南子曰

伯樂曰良馬者之年長矣子性有可使求馬者乎

對曰良馬者若滅若沒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

塵却轍臣之若沒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

可告以天下之馬天下之馬臣臣有良馬而與共儻

纏采薪九方埋此其相馬非臣之下也請見

之穆公見之使穆公求馬三月而反報曰牝而黃

馬矣在沙立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

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而問

弗能知又子之使求馬者毛物牝壯尚

至此乎是乃所以千萬里馬而無數者也若

埋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其

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其

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

有貴乎馬者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

又曰伯樂寒風秦牙葛青所相各異其形薛燭

知馬一也蓋九方觀其精秦牙察其形薛燭

察寶以飛譽

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有寶劍者

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吾有寶劍五請以示子

乃取豪曹巨闢薛燭曰皆非也又取純鈞湛

盧薛燭曰觀其劍鈔爛爛如列宿之行觀其

光渾渾如水之將溢於塘觀其文渙渙如冰

將釋此所謂純鈞邪王曰是也王曰客有直

乎薛燭曰不可當進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

而出錫若邪之溪涸而出銅兩師掃灑雷公

擊鼓太一下觀天精二日湛盧今赤堇之山

悉其伎巧一曰純鈞二日湛盧今赤堇之山

已合若邪之溪獨不側歐冶子已死雖傾

城量金珠玉獨不側歐冶子已死雖傾

三駿馬千匹千戶之瓠梁託弦以流聲淮南

都二亦何足言與之瓠梁託弦以流聲淮南

之歌可隨也而鱣魚聽之不可為也齊隸拊髀

以濟文客能作雞鳴以此謂孟嘗君也凡作雞

以濟文客能作雞鳴以此謂孟嘗君也凡作雞

鳴必先拊翼也楚客潛寇以保荆淮南子曰
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
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備一卒子發聞
之衣不及帶寇不暇立出見而禮之左右諫
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禮之君曰此非左
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
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
其誠齊師之愈疆於楚是卒偷進請曰臣有薄技
願為君行之君曰諾偷即夜出解齊將軍之
帳而獻之子發子發使人歸於執事曰卒有出採
薪者得將軍之帳使歸於執事曰卒有出採
往取枕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明日又復
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天駭將軍復往取替子
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雍門援琴而挾說桓
吾頭矣即旋師而去取雍門援琴而挾說
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
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不能令悲者先貴
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不
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讒罹謗怨結而

得信不見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
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
野澤為鄰入用堀允為家困於朝夕無所
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
心矣臣一為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
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
洞房下羅幃來清風倡優在前諛諛侍側揚
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
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鈎乎不側之淵野游則
登平原馳廣囿疆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
一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
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謂足下有所常悲夫
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
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
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疆而報弱薛猶磨蕭
斧而伐朝茵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
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
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
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兒收豎躑躅其足而

蜀志卷之二十一

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
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
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而成曲孟嘗
君遂歔歔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
亡國之韓哀秉轡而馳名呂氏春秋曰韓哀
人也
賢臣頌曰及至駕齧膝參乘且王良執靶韓
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
歷塊追奔電遂遺哉人馬相得也盧敖翱翔
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淮南子曰盧敖游
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
玄準戾頸而為有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
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不其臂遜逃乎碑下
盧敖俯而視之方卷龜殼而食合梨盧敖乃
與之語曰惟敖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
外者并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長不喻解周
行四極惟北陰之不聞今卒睹夫子於是子
殆可與敖為交乎若士者齧然而笑曰嘻乎

予中州民寧肯而遠至此猶光乎日月而
戴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此其比夫
不名之地猶突奧也若我南游乎周篋之
野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冥之黨東貫鴻
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
焉則眴此其外猶有沈沈之泥其餘一舉而
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
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
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及若士舉臂而竦身
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曰吾比
夫離尺猶鵠之與壤蟲終日行余實不能齊
技於數子故乃靜然守己而自寧景耀六年
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
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遷
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

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
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
正之晚時論嘉之賜爵關內侯泰始中除安
陽令遷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成
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
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為巴西太守咸寧四年
卒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評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
槩周羣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
也許孟來李博涉多聞尹默精於左氏雖不

以德業為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
通為世碩儒有董楊之規郤正文辭粲爛有
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處晉
事少在蜀事多故著于篇

料劉禪懦弱心無害戾故得行也如遇忿肆
之人雖無他筭然矜殉鄙恥或發怒妄誅以
立一時之威快其斯須之意者此亦夷滅之禍云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第十二

黃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

蜀書 國志四十三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為郡吏州牧
劉璋召為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
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
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
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
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
迎先主出權為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
帥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

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

徐衆

評曰權既忠諫於主又閉城拒守得享君之禮武王下車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所以

大顯忠賢之士而明示所貴之旨先主假權將軍善矣然猶薄少未足彰忠義之高節而

大勸為善者之心及曹公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

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

也於是先主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

還南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

淵據漢中皆權之謀也先主為漢中王猶領

益州牧以權為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伐

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

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

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

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

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

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

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

臣松之以為漢武用

虛周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并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縣邈遠矣詩云樂只君

子保艾爾後其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効順劉主之所謂也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

吳不可還蜀無路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

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
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
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漢魏春秋曰文
帝詔令發喪權
荅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
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頒後問後得審問果如
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
文帝察權有局量欲驚試之遣左右詔權未
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
侍從莫不碎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
州刺史徙占河南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之
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荅曰不圖

明公見顧之重也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
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景初

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蜀記曰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為
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為正往者熒惑守心而
文皇帝崩吳蜀二
主平安此其徵也明年卒謚曰景侯子邕嗣

邕無子絕權留蜀子崇為尚書郎隨衛將軍
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
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瞻猶與未納
崇至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縣竹崇
率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仕郡督郵姑夫
爨習為建伶令有違法之事恢坐習免官太
守董和以習方士大姓寢而不許華陽國志
至領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先主自葭萌
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敗先主必成也乃託
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縣竹先主嘉之從至
雒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趙雲從命成都
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恢為功曹書佐主簿
後為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執送先主明
其不然更遷恢為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康降

都督鄧方率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
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
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西零之役
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量惟陛下察
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
為康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
臣松之訊之蜀人云康降地名去蜀三千餘
里時未有寧州號為南中立此職以摠攝之
晉泰始中始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嶲雍闓
分為寧州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犍柯丞相亮南征
先由越嶲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

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
息給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
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
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
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犇逐北南至槃江東
接犛牯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
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
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
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
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

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徙
居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
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于縣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孫盛蜀世譜曰

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

五官掾功曹時雍閬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
黠滋甚都護李嚴與閬書六紙解喻利害閬

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今天

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

也其桀慢如此閬又降於吳吳遥署閬為永

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
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
帥厲吏民閉境拒闐閩數移檄永昌稱說云
云凱答檄曰天降喪亂姦雄乘釁天下切齒
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
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躬
聚黨衆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
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
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
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

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
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
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
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
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
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
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
古人不難追鄙士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
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主
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

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
所懷惟將軍察焉凱威恩內著為郡中所信
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討閩既發在道
而閩已為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曰永
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
年雍閩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
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為雲南
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為叛夷所害子祥嗣而
王伉亦封亭侯為永昌太守

蜀世譜曰呂祥
後為晉有夷校
尉祥子及孫世為永昌太守李雄破寧州
諸呂不肯附舉郡固守王伉等亦守正節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孤
名篤後乃復改姓名忠為郡吏建安末舉孝
廉除漢昌長先主東征敗績獍亭巴西太守
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送往
先主已還永安見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
雖亡黃權復得孤篤此為世不乏賢也建興
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為門下督三年亮入
南拜忠掾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
撫育郵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為丞相參軍副
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

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
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羗十一年南夷豪帥劉
胄反擾亂諸郡徵康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
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
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
裔於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
縣處民夷之間又越嶲郡亦久失土地忠率
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就加安南將軍
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
大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

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敵留忠成都平尚

書事禕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脩嗣脩弟

子義晉建忠為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

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

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

哀為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時名士清望

喻忠闇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

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益部耆舊傳曰張表

表張松子未詳闇宇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

後復姓王隨杜濩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
公征漢中因降先主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
六年屬叅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
擾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
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
其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
逆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
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
叅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
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

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
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
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
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五年
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
蔣琬住沔陽平更為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
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
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
川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
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

樂二城遇賊令入比爾間涪軍足得救關平
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禍
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叅軍據興勢平為後
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
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
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
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芝
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
戎旅手不能書而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
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

其大義徃徃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
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愷無武將之體然
性狹侵疑為人自輕以此為損焉十一年卒
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反古侯扶忠勇寬厚
數有戰功功名爵位亞平官至左將軍封宕
渠侯華陽國志曰後張翼廖化並為大將
張嶷字伯歧巴西郡南充國人也益部耆舊
自通壯之節弱冠為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
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
人夫人得免由是顯名州召為從事時郡內

士人龔祿姚佃位二千石當世有聲名皆與
巖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縣
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巖以都
尉將兵討之巖度其烏散難以戰禽乃詐與
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巖身率左右因斬慕等
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後
得疾病困篤家素貧匱廣漢太守蜀郡何祗
名為通厚巖宿與踈濶乃自輦詣祗託以治
疾祗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
類也拜為牙門將屬馬忠北討汶山叛羗南

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

益部耆舊傳曰巖受

兵三百人隨馬忠討叛羗巖別督數營兵先
至他里邑所在高峻巖隨山立上四五里羗
於要厄作石門於門上施床積石於其上過
者下石槌擊之無不糜爛巖度不可得攻乃
使譯告曉之曰汝汶山諸種反叛傷害良善
天子命將討滅惡類汝等若稽顙過軍資給
糧費福祿求隆其報百倍若終不從大兵致
誅雷擊電下雖追悔之亦無益也督帥得命
即出詣巖給糧過軍前討餘種餘種問他
里已下悉恐怖失所或迎軍出降或奔竄山
谷放兵攻擊軍以克捷後有南夷劉胄又反
以馬忠為督廉降計胄疑復屬焉戰鬪常冠
軍首遂斬胄平南事訖特犒與古僚種復反
忠令巖領諸營往討巖內招降得二千餘人悉
傳中十四年武都氏王符健請降遣將軍張
尉往迎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為念巖

平之曰符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
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
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
從初越雋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
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
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
時論欲復舊郡除巖為越雋太守巖將所領
徃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
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巖乃徃討生縛其帥
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為邑

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
漸降服巖以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冬逢
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巖誅逢逢妻旄牛王
女巖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捍
為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巖實取
消息巖覺之許以重賞使為反間二人遂合
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者帥李求承
昔手殺龔祿巖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
始巖以郡屋宇頽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
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葺

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
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巖率所領奪取署長吏
焉巖之到定祚定祚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
為蠻夷所信任忿巖自侵不自來詣巖使壯
士數十直往收致撻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
賞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即殄
矣種類咸面縛謝過巖殺牛饗宴重申恩信
遂獲鹽鐵器用周贍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
四千餘戶其率狼路欲為姑壻冬逢報怨遣
叔父離將逢衆相度形勢巖逆遣親近齎牛

酒勞賜又令離姊逢妻宣暢意旨離既受
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將詣巖巖
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為患郡有舊
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絕道
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遠巖遣左右齎
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
悉詣巖巖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
亭驛奏封路為旄牛叻毗王遣使將路朝貢
後主於是加巖撫戎將軍領郡如故巖初見
費禕為大將軍恣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巖

書戒之曰昔岑彭帥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
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為
警後祿果為魏降人郭循所害吳太傅諸葛
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諸
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疑與書曰東主
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寄託之重
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
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
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
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率召太傅屬以

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
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筭之術也雖
云東家紀綱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
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
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
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為不晚願深
採察恪竟以此夷族疑識見多如是類在郡
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
民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
及追尋至蜀郡界其督相率隨疑朝貢者百

餘人寢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
貴之然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益部者舊

時將軍夏侯霸謂寢曰雖與足下踈濶然託
心如舊宜明此意寢荅曰僕未知子子未知
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是歲延

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

軍姜維率寢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益部者

寢風濕固疾至都寢篤扶杖然後能起李簡
請降眾議狐疑而寢曰必然姜維之出時論

以寢初還股疾不能行中由是寢自乞肆
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

明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殞歿
辜負榮遇天不違願得豫戎事若涼州克定

臣為藩表守將若未捷殺既到狄道簡悉
身以報後主悵然為之流涕

率城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

寢臨陣墮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

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雋民夷

聞寢死無不悲泣為寢立廟四時水旱輒祀

之益部耆舊傳曰余觀張寢儀貌辭令不能
駭人而其策略足以入筭果烈足以立威

為臣有志誠之節處類有亮直之風而動必
顧典後王深崇之雖古之英士何以遠踰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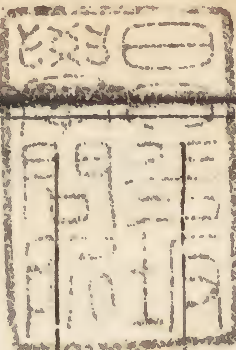
奕世譜曰寢孫

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

節不回馬忠擾而能毅尚書曰擾而毅鄭賢

毅王平忠勇而嚴整張寢識斷明果咸以所

長顯名發迹遇其時也



黃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

天保十酉

